



电建人生

编者按 本文讲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个老水电设计总工程师与河流和峡谷为伴,为祖国的电力建设事业呕心沥血,在建设初期,为查勘探洞、岩芯,甚至在干打垒、地窝子里一住就是几个月,在多个水电站设计图纸上留下了自己的烙印。临终时,留下遗言,要将骨灰安葬在工地,表示活着没有看到电站建成,死了要和它在一起,守卫电站的安宁。故事以一真人真事为蓝本稍作艺术加工,深深地感染着我们。读文遐思,我们今天光明灿烂的生活背后,有多少默默无闻的水电建设者在为之付出全部的心血,让我们铭记他们,感谢他们。

那一年,在新员工入厂培训班上,团委书记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了一个水电站设计总工程师的故事。时隔多年,每每看到水电站大坝,我就会想起这位设总。

一道拱坝将毛家峡峡谷的黄河分隔成截然不同的景致,坝前的水面像一面镜子,映射着夕阳从库区冬坎拉森林穿透过来的万缕金线,水面上点点波光,仿佛无数条灵动的金鱼在游动。在坝的另一面,青绿色的黄河翻滚着白色的浪花,从坝下水电站的出水口继续滚滚流去,昼夜不歇。

站在毛家峡水电站的坝顶,我目光巡游,暗自慨叹。深秋的青藏高原天高云淡,一只只巨鹰在空中往复盘旋。两岸山顶依次耸立的线塔,托举着电线,一级一级地伸向远方,承载和输送着不竭的电流。

在设计院工作十余年,尽管对电站

把纸上的东西再搬到地上。眼前的景象固然是仿佛自然天成,而最初,它还在设计者脑子里时,又是什么样呢。

设代处的李工问:“你感觉到毛家峡水电站跟你所看过的其他水电工程有什么不同?”我听闻此言,又着意地扫描了一遍,嵌在河谷中的拱坝有160余米高,挺拔而巍峨,与两岸边坡仿佛天然地结合在一起,令人放心地稳固,电站正在正常运行,不过也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在我的心里,毛家峡水电站是有魂魄的,在它的体内,有一颗心脏,始终在跳动,站在这里,我似乎能感受到它的脉动……”

“严肃的水电工程师也有诗人情怀,对干过的工程有感情,所以眼中,心里,一草一木都带情呀,情有独钟。”我不在意地举起相机专心汲取风景。

“这里面有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事情”,李工静静地说,“这么多年了,参与过的人也都没有宣扬,也不知道宣传出

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李工又一下子谨慎起来了。

我理解工程技术人员的谨慎,没有再追问,可是心中那个问号却高高地悬了起来。越野车离开工地,驶向县城。行驶途中,马路的两边出现了鲜艳的丹霞地貌,层层叠叠的纹理褶皱,赭红色的砂岩,在蓝天和夕阳下,呈现壮观伟岸的气势。继续行驶,山势变开阔,一群群的牦牛,一簇簇的绵羊,像飘浮在大山怀抱里的黑色和白色云朵,美哉,青藏高原。

“张处长您好。冯设总的夫人和儿子今天离开西安去工地了”,电话是院办公室主任打来的。“院里希望设代处妥善处理好冯总的后事!”

“妥善处理”,老张喃喃自语,放下电话,通知在家的领导开会。

“冯总西安去世了,家属遵照他的遗愿,要将他的骨灰安葬在工地!大家出出主意吧!”老张说。

“冯总生前在工地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等我死了,要和电站浇筑在一起’。我当时问他为啥这样做,他说‘搞了一辈子水电,活着没有看到电站建成,死了要和它在一起,守卫电站的安宁’”。副总设老郑与冯总配合多年,感情深厚,立即响应,“我觉得冯总的愿望不高,应该尊重他的意愿。”

“骨灰和水泥怎么配比呢?对大坝质量有无影响?会不会留下什么质量隐患,反而辜负冯总的心愿!”有人说。“如果稳妥一点,是不是可以考虑

在山顶上,立个碑,一样有意义?”也有人说。“这个办法似乎稳妥”,有人附和。

会议室里,第一次为一个非技术问题开动脑筋,长时间地热烈讨论,最后确立一个通过技术处理的方法,既不影响大坝质量又满足冯总的遗愿。

夜幕降临,老张又一次到工地巡视,同行的小李介绍着工程的最新进展,图纸供应,设计修改情况等。望着日渐增高的大坝,老张又一次陷入了深思。

工地现场,灯火通明,拌和系统将骨料、水转化成混凝土,在高高的缆机上滑动,不停歇地吐向大坝,现场的工人像是正在辛勤搬运食物的蚂蚁,来来去去,有条不紊,机器的轰鸣声、汽车的喇叭声、指挥的哨子声,仿佛一个巨人在用力时发出的嘶吼,老张几乎能感受到大坝在一米一米地向上“长”着个儿,大坝高程很快就要超过百米了。

在远离都市、乡村的高原峡谷里,这样热闹鼎沸的现场,正体现着人类将自然赋予的势能转化为动能的过程,正是这样一日一日地进展,将伟岸的人工设施与大自然的宏阔镶嵌在一起。

“张总,这么晚了,天又冷,您又来工地了?”现场施工总指挥看到他,连忙赶过来了。

“咱们一块看看吧,图纸、浇筑和温控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温控正常,供图和施工进度比较顺利,月浇筑量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最近国内几个大工程和咱们这儿都上了监测设备,通过端子输出信息,用计算机分析监测数据。”

深圳地铁集团新春慰问演出在水电八局项目部举办



为向深圳地铁建设者表示最诚挚的问候,深圳地铁集团于1月30日联合中国电建、中国铁路、中国建设3家共建联控单位,在水电八局承建的深圳地铁7号线7308-1标安托山停车场施工现场举办了一场以“向筑梦者致敬”为主题的2015

水电十一局老年大学组织学员到社区写春联

2月2日,水电十一局老年大学组织书法班学员来到十一局南五小区开展义务为离退休老职工书写春联活动,送上新春的祝福。

老年大学选出了8名书法班优秀学员,他们都是近年加入到省级书法家协会的成员。为了组织好这项活动,学校提前书写好了60副春联带到现场派送,供

大家挑选,闻讯赶来的居民纷纷涌到书法班学员们的案前索取墨宝。学员们楷书、行书、隶书、草书等各有专长,他们现场挥墨泼墨,笔走龙蛇,手起笔落之间,一副副精美的对联潇洒呈现,红红的春联、散发出浓浓的墨香、洋溢着融融的暖意。当拿到现场挥就的春联时,社区居民们一个个喜笑颜开。



(孙贵州)



文化园地

雷加百年诞辰纪念会在京举行

1月28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雷加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陈建功出席会议。

座谈会上,铁凝高度评价了雷加的创作道路及文学成就,特别肯定了雷加对现实主义文学的执着坚守,并指出其深入生活的文艺道路和以生活真实为基础的审美追求,在今天尤具学习价值。

雷加(1915—2009),原名刘涤,祖籍山东,生于辽宁安东(今丹东),为“东北作家群”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新中国工业题材文学写作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雷加是战士、作家和时代的歌者,是我国著名的小说家和散文家,曾任北京市作协副主席、名誉副主席。

雷加是新中国水利水电事业的参与者、记者和讴歌者。从1957年起,雷加深入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工地,曾任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在三门峡工作、生活了3年,参加了黄河三门峡截流和刘家峡截流,留下了《命名的传说》、《三门峡流记》等一批优秀作品,生动地反映了治理黄河的伟大事业和水利水电建设者的战斗豪情。

我国老一辈著名作家和文化艺术界领导人郭小川、冯雪峰、邵荃麟、李季、曹靖华、牛汉等的后人和专家学者及雷加的亲属80余人出席了座谈会。座谈会后,雷加的亲属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了雷加的部分手稿。

(韩磊)



小小说

时间过得真快,又要过年了。李经理的心情随着年根的临近绷得更紧了。

咋办呢?手下的这帮弟兄,跟着自己在这大山里苦干了一年了,本来机组计划是在年前能够顺利移交发电的,但厂家的一台设备迟迟不到位,拖着拖着就到了年底了。

试运行只能排在过年的档口上,看来这个春节又要在工地上过了。虽然李经理心里清楚,大家伙都没提回家过年的事,可他从兄弟们的眼神里读得出来,那份对回家过年的期盼。

李经理心里盘算着,能回去的尽量都让回家过年,可长长的试运行名单里,唯独不能让张工回去。这台机组的锅炉除灰系统是公司第一次施工,项目上成立了课题攻关小组,张工是组长,前前后后都是他在张罗。现在到了试运的节骨眼,作为技术大拿的张工不在现场盯着,出了问题可咋办?谁的心里都没有底。

可这个春节大家谁都可以不走,唯独张工必须走。张工父亲前年去世,母亲今年大病初愈,思儿心切,妻子女儿也在翘首以盼,无论如何要回家过年陪他们娘仨。

如果张工回去,工程咋办?试运咋办?这可是公司的标杆工程,样板工地呀!每每想到这里,李经理心里就如同坠了块大石头。

张工心里也在暗暗发愁。本来想着机组发电,回去陪着老娘、妻子和女儿好好过个年,可这临时发生的变故,让一切又都不确定起来。干了二十多年的电建,在工地上过年也是常事,但唯独今年的情况特殊,不回去过年,自己还算是一个称职的儿子,丈夫和父亲吗?母亲都快70的人了,整天掰着手指盼团圆,同妻子也分开很久了,咋能不想她?还有那正上高三的女儿,在这个节骨眼上,正需要来自父亲的支持和鼓励。

自己的心虽早就飞回了家,可这身子真的好难抽哇!记得母亲患病那会,项目部组织大家伙捐款,他是含着泪从李经理手里接过了这份沉甸甸的爱心。可现在机组到了试运的最关键时期,工地最需要他的时候,自己却要回家。即便回到家里,心里能放得下,能过好年吗?

时间就在来回的摇摆和纠结中流逝,眼看过了腊八就快到小年,离过年也没几天了。

刘向晨

李经理实在是挨不住了,把办公室老王拽进了屋里,俩人合计了半天,李经理心里才多少有了些着落,只是脑子里还有一个大大的疑问,这样做靠谱吗?

张工也在宿舍墙角下,来回踱步了一个多小时了。终于狠狠地掐灭了烟头,鼓足了勇气,拨通了妻子的电话。电话里传来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他似乎能听到妻子失落的叹气声。打完电话,张工如释重负,心里轻松多了,可随之而来的空落竟让他有些喘不过起来,只能忍不住再去点上一支烟。

转眼已到腊月二十六,在70多米的锅炉钢架上,李经理又看到了张工熟悉的身影。都这个时候了,即便是买票回家,恐怕都来不及了,看来张工是铁了心坚守工地,不回家过年了。一想到这,李经理心里便隐隐作痛。如果张工请假回家,他一定会批准,也没法不批准,可直到这里,张工硬是咬紧牙关,没有提回家的一个字。多好的员工呀,把这份工作的担当,看得比什么都重!

今年春节,一定要让张工一家团聚!李经理再次暗暗告诉自己。

张工也看到了忙碌的李经理。想想一年来,李经理不也是从末回过家

吗?多少个艰难险阻,多少次挑灯夜战,大家伙终于奋斗到临界胜利的这一天,他怎么能忍心离开?这时,他开始庆幸自己先前的决定,如果当时提出请假回家,李经理一定会批准,可到那时心里装着的可就是愧疚和不安了。

天道酬勤,腊月二十九,机组168运行顺利完成啦,各项技术指标优良,集控室里顿时成了欢乐的海洋。李经理禁不住张开双臂拥抱身边的张工:兄弟,咱这一年一定好好过!

除夕夜。大家伙忙里忙外贴大红福字和春联,工地职工食堂里灯火通明,大盘小碟摆满了餐桌,滚烫的饺子冒着热气,红酒也已斟满了酒杯。张工刚要把这浓浓的乡愁一饮而尽,突然听到了“爸爸……爸爸”的喊声。张工回过头望去,立刻泪眼模糊了,女儿飞一般地扎进了自己的怀抱,不远处站着是自己的妻子和搀扶着的老娘!

更高兴的还有两个人,那就是李经理和他派去接她们娘仨来工地过年的办公室老王。

这一刻,瞬间演变成了全屋子里一帮大老爷们的热泪盈眶和热烈鼓掌!

作者单位:山东电建二公司



诗歌

海上风电歌

关水青

谨以此诗献给中国电建奋战在如东海上风电场的职工们,他们为实现清洁能源梦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其一

战罢高原战海滩,
南黄海畔起波澜。
潮柔不惧板铺路,
汹涌至时众作仙。
电建人栽幸福树,
风机群发洁能源。
英雄自有回天术,
誓教狂飙暖人寰。

其二

风机挺拨入云霄,
二十层楼堪比高。
三叶片轮如鹏翮,
卅台塔筒似排箫。
南黄海作金黄幕,
筑梦人弹圆梦韶。
潮韵风声皆妙曲,
英豪抵处尽歌谣。

其三

海天一色水苍茫,
潮水袭来犹打桩。
钢铁城中潮难侵,
路基板上车安航。
人怀精卫填波志,
心悟悟空闹海疆。
沧海桑田斯处最,
又著能源新华章。

作者单位:水电四局

长城随想

秦洪晖



初冬的一天,天气阴沉,北风呼啸,在家人的陪同下,我登上了八达岭长城。阴郁的苍穹之下,高大险峻的群山绵延起伏,在群山的背脊之上,一道灰白的城墙赫然矗立,蜿蜒曲折伸向天际。山上斑斓的树叶已经落尽,空留几只枯叶在枝头随风摇曳,偶有几片黛青色的松树为沉寂的群山增添了些微生机。冷风怒号,寒鸦数点,登临烽火台,极目远眺,满目萧然,深沉悲壮之感油然而生。我很庆幸自己不是在繁花盛开的春季,也不是在树叶苍翠欲滴的夏季,更不是在树叶斑斓多姿的秋季,而是在万物凋零的冬季登临长城,可以静静地感悟它的苍凉悲壮之美。

脚踏厚实的城砖,手扶古老的城墙,思绪穿越千年,一幅幅画面在眼前浮现,忽而是悲痛欲绝的孟姜女扑倒在长城脚下,她撕心裂肺的哭号声撼人心魄,惊天泣鬼;忽而是金戈铁马,刀光剑影,人喊马嘶的战场厮杀,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令天地色怒;忽而是夕阳西下,霜叶满地,城门紧闭的边塞景象,戍边将士们身裹甲胃,手捧浊酒,酒未入肠泪已满面;忽而是车鳞鳞、马萧萧、旗飘飘的送亲队伍,一位面若娇花、神情凝重的女子在长城下面朝国都跪行圣朝大礼之后,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西行之路……当一个个悲壮的故事在眼前渐次落幕,那山间逶迤的长城似乎变成了一根苍凉坚毅的脊梁,随着山势蜿蜒起伏伸向远方。

据介绍,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长城为明长城,八达岭长城是明长城中保存最完整的部分。当年放牛娃出身的朱元璋参加红巾军起义,历经南征北战,建立了大明王朝。作为开国皇帝的朱元璋自然希望他的江山社稷能万世永固,王朝基业能万代永续,于是下令重修长城,以抵御外敌入侵。此后,明朝北方劳动人民前后花了将近二百年的时间,修筑起了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万里长城。然而,长城能够挡住住胡人的铁骑,能够挡住住明王朝覆灭的脚步吗?

作者单位:北京院